

# 四庫全書總目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 第十二冊

卷一百四十八

楚辭類存目

別集類一

卷一百四十九

別集類二

卷一百五十

別集類三

卷一百五十一

別集類四

卷一百五十二

別集類五

卷一百五十三

別集類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八

集部總敘

集部之目楚辭最古別集次之總集次之詩文評又晚出詞曲則其閼餘也古人不以文章名故秦以前書無稱  
鼎原宋玉王賦者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述其善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  
賦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未又刊版印行事見賈休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

碑月集序

最難茲其故雖然典冊高文清辭麗句亦未嘗不高標獨秀挺出鄧林此在翦刈卮言別裁僞體不必以擬擬病  
也總集之作多由論定而蘭亭金谷悉觴咏於一時下及漢上題襟松陵倡和丹陽集惟錄鄉人管中集則附登

乃弟

難去取僉孚眾議而屢霜有漸已爲詩社標榜之先驅其聲氣攀援甚於別集要之浮華易歛公論終明歸  
然而獨存者文選玉臺新詠以下數十家耳詩文評之作著於齊梁觀同一八病四聲也鑾嶸以求譽不逞巧致  
譏排劉勰以知遇獨深繼爲推闡詞場恩怨互古如斯冷齋曲附乎豫章石林隱排乎元祐黨人餘贊報及文章

又

又其已事矣固宜別白存之各核其實至於倚聲末技分派詩歌其間周柳蘇辛亦遯爭軌轍然其得其失不足  
重輕始附存以備一格而已大抵門戶構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譏學者聚黨分明往往禍延宗社操

風

之士筆舌相攻則未有亂及國事者蓋講學者必辨是非辨是非必及時政其事與權勢相連故其患大文人  
詞翰所爭者名譽而已與朝廷無預故其患小也然如艾南英以排斥王李之故至以嚴嵩爲察相而以殺楊繼

盛

爲稍過當豈其捫心清夜果自謂然亦朋黨既分勢不兩立故決裂名教而不辭耳至錢謙益列朝詩集更頓  
倒賢姦葬良泯絕其貽害人心風俗者又豈少哉今掃除畛域一準至公明以來諸派之中各取其所長而不回  
護其所短蓋有世道之防焉不僅爲文體計也

集部一

楚辭類

哀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向始也後人或謂之騷故劉勰品論楚辭以辨騷標目考史遷稱屈原放逐乃著離騷蓋舉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襲騷名則非事實矣隋志集部以楚辭別爲一門歷代因之蓋漢魏以下賦體既變無全集皆作此體者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楊穆有九悼一卷至宋已佚晁補之朱子皆嘗續編然補之書亦不傳僅朱子書附刻集註後今所傳者大抵註與音耳註家由東漢至宋遞相補苴無大異詞迨於近世始多別解割裂補綴言人人殊錯簡說經之術蔓延及於詞賦矣今竝刊除杜竄亂古書之漸也

楚辭章句十七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官至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文苑傳舊本題校書郎中蓋據其註是書時所居官也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賈逵惜晉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及向所作九嘆共爲楚辭十六篇是爲總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與班固二敍爲十七卷而各爲之註具九思之註洪興祖疑其子延壽所爲然漢書地理志藝文志卽有自註事在逸前謝靈運作山居賦亦自註之安知非用逸例耶舊說無文未可遽疑爲延壽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有古文楚辭釋文一卷其篇第首雖騷久九辨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袁時命惜誓大招九思迥與今本不同興祖據逸九章註中補皆解於九辨中知古本九辨在前九章在後振孫又引朱子之言據天聖十年陳說之序謂舊本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知今本爲說之所改則自宋以來已非逸之舊本又黃伯思唐觀餘論謂逸計楚辭序皆在後如法言舊本之例不知何人移於前則不但篇第非舊併其序亦非舊矣然洪興祖考異於離騷經下註曰釋文第一無經字而逸註明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則逸所註本確有經字與釋文本不同之謂釋文爲舊本亦未可信姑存其說可也逸註雖不甚詳駁而去古未遠多傳先儒之訓詁故孳善註文選全用其文抽思以下諸篇註中往往隔句用韻如哀憤結構憲煩冤

也哀悲太息損肺肝也心中結屈如連環也之類不一而足蓋仿周易象傳之體亦足以考證漢人之韻而吳棫以來談古韻者皆未徵引是尤宜表而出之矣

楚辭補註十七卷內府藏本

宋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陸游渭南集有興祖手帖跋稱爲洪成季慶善未之詳也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授祕書省正字歷官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饒州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事蹟具宋史儒林傳周麟之海陵集有興祖贈直敷文閣制極褒其編纂之功蓋槍死乃昭雪也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列補註楚辭十七卷考異一卷稱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過云云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一卷附之在補註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末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印記而考異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誰所竄亂也又目錄後有興祖附記稱鮑欽止云辨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班固二序舊在九嘵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離騷之末有班固二序與所記合而劉勰辨騷一篇仍列序後亦不詳其何故豈但言其不當錄而未敢遽刪歟漢人註書大抵簡質又往往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據興祖是編列逸註於前而一一疏通證明補註於後於逸註多所闡發又皆以補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不亂亦與乎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於楚辭諸註之中特爲善本故陳振孫稱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註亦多取其說云

楚辭集註八卷辨證二卷後語六卷內府藏本

宋朱子撰以後漢王逸章句及洪興祖補註二書詳於訓詁未得意旨乃槩括舊編定爲此本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宋玉以下十六篇爲續離騷隨文註釋每章各繫以興比賦字如毛詩傳例其訂正舊註之謬誤者別爲辨證二卷附焉自爲之序又刊定晁補之續楚辭變離騷二書錄荀卿至呂大臨凡五十二篇爲楚辭後語

亦自爲之序楚辭舊本有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劉向九思晁本劉九思一篇是獨并創七諫九懷九  
歎三篇益以賈誼二賦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以七諫以下詞意平緩意不深切如無病而呻吟者也晁氏續離騷  
凡二十卷變楚辭亦二十卷後語刪爲六卷去取特嚴而揚雄反騷爲舊錄所不取者乃反收入自序謂欲因反  
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周密齊東野語記紹熙內禪事曰趙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  
朱熹爲之註離騷以寄意焉然則是書大旨在以靈均放逐寓宗臣之貶以宋玉招魂抒故舊之悲耳固不必於  
箋釋音叶之間規規爭其得失矣

離騷草木疏四卷

安徵巡撫選本

宋吳仁傑撰仁傑有古周易已著錄是編未有仁傑慶元丁巳自序謂梁劉杳有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其書已  
亡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仁傑獨取二十五篇疏之其大旨謂離騷之文多本山海經故書中引用每以山  
海經爲斷若辨夕攬洲之宿莽句引朝歌之山有莽草焉爲據駁王逸舊註之非其說甚辨然騷人寄興義不一  
端瓊枝若木之屬固有寓言澧蘭沅芷之類亦多卽目必舉其隨時抒望觸物興懷悉引之於大荒之外使靈均  
所賦悉出伯益所書是澤畔行吟主於侈其博贍非以寫其哀怨是亦好奇之過矣以其徵引宏富考辨典核實  
能補王逸訓詁所未及以視陸璣之疏毛詩羅顧之翼爾雅可以方軌並駕爭驚後先故博物者恒資焉述其賦  
治固亦考證之林也此本爲影宋舊鈔未有慶元庚申方槩跋又有校正姓氏三行蓋仁傑官國子學錄時屬槩  
刊於羅田者舊版散佚流傳頗罕寫本僅存亦可謂藝林之珍笈矣

欽定補繪離騷全國二卷

國朝蕭雲從原圖乾隆四十七年奉敕補繪雲從字尺木嘗塗賓生考天問序稱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  
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瑞謠謡及古聖賢怪物異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天問一篇本由圖畫而作後世讀其  
書者見所徵引自天文地理蟲魚草木與凡可喜可憐之物無不畢備咸足以擴耳目而窮幽渺往往就其興趣所至

繪之爲圖如宋之李公麟等皆以此擅長特所畫不過一篇一章未能賅極情狀雲從始因其章句廣爲此圖當時咸推其工妙爲之鑄刻流傳原本所有祇以三閭大夫鄭晉尹漁父合繪一圖冠於卷端及九歌爲九圖天問爲五十四圖而目錄凡例所稱離騷經遠遊諸圖竝已闕佚香草一圖則自稱有志未遂核之楚辭篇什挂漏良多。皇上幾餘披覽以其用意雖勤而脫略不免特命內廷諸臣參考釐訂各爲補繪於離騷經則分文析句次爲三十二圖又九章爲九圖九辯爲九圖招魂爲十三圖大招爲七圖香草爲十六圖於是體物摹神粲然大備不獨原始要終篇無剩義而靈均旨趣亦藉以考見其比興之原仰見大聖人游藝觀文意存深遠而雲從以繪事之微荷蒙宸鑒得爲大輅之椎輪實未被榮施於不朽矣

山海經註楚辭六卷楚辭餘論二卷楚辭說韻一卷通行本

國朝蔣驥撰賦字凍牋武進人是書自序題康熙癸巳而餘論上卷有庚子以後復見安溪李氏離騷解義之語蓋餘論又成於註後也註前冠以史記屈原列傳沈亞之屈原外傳楚世家節略以考原事蹟之本末次以楚辭地理列爲五圖以考原涉歷之後先所註卽據事蹟之年月道里之遠近以定所作之時地雖穿鑿附會所不能無而徵實之談終勝懸斷餘論二卷駁正註釋之得失考證典故之同異其間紙訶舊說頗涉輕薄如以少司命爲月下老人之類亦幾同戲劇皆乖著書之體而汰其冗蕪簡其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說韻一卷分以字母通以方音又博引古音之同異每部列通韻叶韻同母叶韻三例以攻顧炎武毛奇齡之說夫雙聲互轉四聲遞轉之二例沙隨程迥已言之非驥之叛論然實不知先有聲韻後有字母聲韻爲古法字母爲梵學而執末以繩其本至於五方音與自古已然不能謂之不易亦不能執以爲例黃庭堅詞用蜀音以箇韻竹林外詞用閩音以拂韻是可據爲典要謂宋韻盡如是乎又古音一字而數叶亦如今韻一字而重音佳字佳麻竝收寅字支眞竝見是卽其例便非韻書俱在亦將執其別音攻今韻之部分乎蓋古音本無成書不過後人參互比較擇其相通之多者區爲界限猶之九州列國今但能約指其地而不能一一稽其大同相錯之形異不究同異之由但執一二小節遠欲變亂其大綱

亦非通論以其引證浩博中亦間有可採者故仍從原本與餘論並附錄焉

右楚辭類六部六十五卷皆文淵閣著錄

楚辭類存目

天問天對解一卷浙江范懋桂家  
天一閣藏本

宋楊萬里撰萬里有易傳已著錄是書取屈原天問柳宗元天對比附貫綴各爲之解已載入誠齋集中此其別行本也訓詁頗爲淺易其間有所辨證者如天問雄虺九首儻忽焉在引莊子南方之帝曰儻北方之帝曰忽證王逸註電光之誤特因天對儻忽之居帝南北海而爲之說又如天問鯀魚何所鼈堆焉處獨謂堆當爲雀鼈雀在北號山如鷄虎爪食人證王逸註奇歎之誤亦因天對鼈雀在北號惟人是食而爲之說未嘗別有新義也

楚辭集解八卷蒙引二卷考異一卷南淮鹽政  
採進本

明汪琰撰琰字玉卿歙縣人是書集解八卷惟註屈原諸賦而宋玉景差以下諸篇弗與蒙引二卷皆辨證文義考異一卷則以王逸洪興祖朱子三本互校其字句也楚辭一書文重義隱寄託遙深自漢以來訓詁或有異同而大旨不相違舛琰乃以臆測之見務爲新說以排詆諸家其尤舛者以何必懷故都一語爲離騷之綱領謂實有去楚之志而深關洪興祖等謂原慘宗國之非又謂原爲聖人之徒必不冒自沈於水而痛斥司馬遷以下諸家言死於汨羅之誣蓋掇拾王安石閩呂望之解舟詩李壁註中語也亦可爲疑所不當疑信所不當信矣

離騷草木疏補四卷浙江范懋桂家  
天一閣藏本

明屠本畯撰本畯有閩中海翁疏已著錄是書以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多有未備特於香草類增入麻秬黍稷藻稻蕡麥梁八種於嘉木類增入楓梧二種其餘於仁傑疏多所刪汰自謂明簡過之而實則反失之疎略又每頌冠以離騷本文及王逸註擬於詩之小序亦無關宏旨徒事更張至仁傑宿莽非卷施斥王逸註及郭璞爾雅註之誤本畯是書引羅頤爾雅翼以明之不知其引南越志寧鄉草名卷施江淮謂之宿莽者正主郭之說

不免自相刺謬尤失於考證矣

楚辭協讀十卷附讀騷大旨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周本畯撰此本惟題曰周騷蓋未改名以前刻也本畯以朱子楚辭集註韻爲未備故廣爲此書然所增實未盡當古無韻書各以方音取讀方音南北互殊不免大同而小異如離騷賦皇考曰伯庸雜庚寅吾以降降讀戶工切又重之以修能初秋蘭以爲佩能讀奴來切皆古音也至肇錫子以嘉名字余曰靈均則方音矣江以南更庚互叶今世尙然本畯必讀名韻延反均居員反殊爲牽合本畯又好取說文字體文今舊法以爲楚辭文字在小篆未變之前寫楚辭宜用小篆分草今刊本雖用隸書然宜以六書吾本正其差誤夫隸體與分草之異初不相遠且意取簡易與篆因殊若盡依說文改變形體以爲能守六書之義轉爲煩重則但作篆可耳奚以隸爲是亦好奇之過也

楚辭騷直八卷合論一卷

南江總著  
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有詩經考已著錄崇禎中文煥坐黃道周黨下獄因在獄中著此書蓋借屈原以寓感其曰騷直卽取原惜補篇中臯陶騷直語也其例凡評謂之箋九歌九章諸篇標題下又有總品其篇次首離騷次遊次天問次九歌次漁父次卜居次九章又據王逸之註以大招或稱屈原又據司馬遷屈原賈生傳實有讀原離騷招魂哀郢語並以大招魂附於篇末與舊本皆異合論一卷卽以發明騷直之旨有合論一篇者聽離騷聽遠遊聽天問聽九歌聽卜居漁父聽九章聽二招七篇是也有合論全書者聽忠聽孝聽年聽次聽復聽芳聽玉聽路聽女聽禮十篇是也大抵借抒牢騷不必盡屈原之本意其詞氣傲睨恣肆亦不出明末佻薄之習也

楚辭評林八卷

內府  
蘇本

明沈雲翔編雲翔字千仞嘉城人是書成於崇禎丁丑因朱子集註雜採諸家之說標識備端尤碎殊甚蓋坊貿火宅四庫全書卷目二五四十八

射利之本也

天問補註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以朱子楚辭集註於天問一篇多所闕疑又謂世或牽引天問造飾  
襲續因以爲說而淺陋者更且牽引而註之奇齡喜摭朱子之失故爲之補註前爲總論後凡三十四條皆先列  
天問原文次列集註而後以補註繕之亦間有所疏證然語本恍惚事无奇詭終屬臆測之詞不能一一確證也  
楚辭卷四內府藏本

國朝林雲銘撰雲銘字西仲侯官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徽州府通判王晦今世說稱雲銘少嗜學每探索精思竟  
日不食暑月家僅具湯請浴或和衣入盆里人皆呼爲書癡然觀所著諸書實未能深造是編取楚辭之文題句  
詮釋又每篇爲總論詞旨淺近蓋鄉塾課蒙之本江寧朱冀嘗作離騷折一卷攻雲銘之說甚力然二人均以時  
文之法解古書亦同俗而譏裸裎也其於九章篇次自涉江以下皆易其舊曰惜誦第一思美人第二抽思第三  
涉江第四橘頌第五悲回風第六惜往日第七哀郢第八懷沙第九考王逸註稱屈原放於江南之楚思君念國  
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蓋以九章皆放江南時作雲銘此編謂惜誦爲懷王見疏之後又進言得罪而作時但見  
疏而未嘗放本傳所謂不復在位者以不復在左徒之位未嘗不在朝也其思美人抽思乃懷王置之於外時作  
然此時在漢北尚與江南之楚無涉而涉江橘頌悲回風惜往日哀郢懷沙六篇始是頃襄放之江南所作如此  
說來既與本傳使齊及陳櫟張儀諫入武關數事不相礙且與思美人抽思章構造都爲南行朝臣爲南人及來  
集漢北等語袁郭韋仲春宋憑道遙來東西思故都等語一一印合云然此說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亦非其  
創解也

離騷經註一卷九歌註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象已著錄案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至王逸註本始於離騷加經字而九歌九章加

傳字此稱離騷經從逸本也所註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頗簡要然楚辭實詩賦之流未可說以詁經之法至國夢禮魂二篇向在九歌之末古人以九紀數實其大凡之名猶雅頌之稱什故篇十有一仍題曰九光地言當止於九篇竟不附載則未免拘泥矣

離騷經解一卷

湖北通志  
採遺本

國朝方榮如撰榮如字文軒淳安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豐潤縣知縣是編所解甚略無所考證發明原附刻集虛齋學古文後今析出別著錄焉

離騷解一卷

江蘇巡撫  
採遺本

國朝顧成天撰成天字良哉婁縣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是編成於乾隆辛酉大旨深闡王逸以來求女醫求君之說持論甚正然詞賦之體與敘事不同寄託之言與莊語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迥出於蹊徑之外而曲終乃歸於本意疏以訓詁核以事實則刻舟而求劍矣離騷之末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棟兮蟠局顧而不行卽終之以亂曰云云大意顯然以前皆文章之波瀾也不通觀其全篇而句句字字必求其人以實之反試古人之疎舛是亦蘇軾所謂作詩必此詩也

楚辭九歌解一卷

江蘇巡撫  
採遺本

國朝顧成天撰其說以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併十一篇爲九以合九歌之數說尚可通至於每篇所解大抵以林雲銘楚辭燈爲藍本而加以穿鑿附會如河伯篇云九河屬韓魏之境而崑崙在秦之墟韓魏不能被秦而東諸侯始無寧日與女遊兮九河武關之要盟也衝風起兮橫波伏兵之効行也登嵐雋兮四望畱秦而不返也豈何爲兮水中朝晝臺如藩臣不與抗禮也與女遊兮河濶流澌粉兮來下冬卒而春歸其喪也則全歸之於懷王又山鬼篇云楚襄王遊雲夢一婦人名曰瑤姬通篇辭意似指此事則又歸之於巫山神女眉原本旨立其然乎

國朝顧成天撰此書又舉九章以下諸篇未及作解者一一評其大意謂離騷之作在項襄之世屈原之死乃身殉懷王力闖史記記事之謬謂九章惜誦惜往日二篇爲僞託定爲河洛閒人所作謂卜居亦爲僞託定爲戰國人所作謂漁父卽莊周謂招魂大招皆招懷王其說皆不免武斷至思美人篇託元鳥而致詞句謂因張儀生出鳥字因商於生出元鳥字其說尤不可解矣

離騷中正

無卷數

史黃登賢家藏本

副都御

國朝林仲懿撰仲懿有南華本義已著錄是編首載讀離騷管見數則謂屈原之賦以執中爲宗派主敬爲根柢自敘學問本領陳述帝王心法與四子書相表裏其說甚迂故所釋類多穿鑿如釋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謂屈子竊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則靈均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是果騷人之本意乎

屈騷心印五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夏大霖撰大霖字用雨號梅早衡州西安人是編成於乾隆甲子因林雲銘楚辭燈而改訂之據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見惟朱子來欽之黃維章三家本其論韻稱沈約爲晉人所引據者亦不過李漁笠翁詩韻蔡方炳廣輿記諸書前有毛以陽評謂朱子未暇註楚辭今本出後人之附會尤不知何據也

楚辭新註八卷

陝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屈復撰復字悔翁滿城人是編採合楚辭舊註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復頗工詩故能求騷人言外之意與拘言詮涉理路者有殊而果於師心亦往往脫爲變離如離騷曰黃昏以爲期兮二句指爲衍文天問一篇隨意移置其前後謂之錯簡九歌末禮魂一章欲改爲禮成以爲九歌之亂解大抵皆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

楚辭章句七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有春秋義解已著錄是書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註某字出某本未足

依據至於篇章次第雖亂尤多如二卷九歌內湘君湘夫人大司命本各自標題而刪除湘夫人大司命之名稱湘君前後篇司命前後篇六卷九章內刪抽思橘頌之目統爲哀郢又移置其先後均不知何據又誤以史記敘事之文爲屈平之語遂合漁父懷沙爲一篇刪去漁父歌而增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自九字尤以意爲之也

右楚辭類十七部七十五卷內一部無卷數皆附存目

別集類一

集始於東漢荀況諸集後人追題也其自製名者則始張融玉海集其區分部帙則江淹有前集有後集梁武帝有詩賦集有文集有別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謝朓有集有逸集與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約之正集百卷又別選集略三十卷者其體例均始於齊梁蓋集之盛自此始也唐宋以後名目益繁然隋唐志所著錄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錄今又十不存一新刻日增舊編日減豈數有乘除歟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十人其餘可傳可不傳者則繁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異也今於元代以前凡論定諸編多加甄錄有明以後篇章彌富則刪葺彌嚴非曰沿襲恒情貴遠賤近蓋閱時未久殊礪竝存去取之間尤不敢不慎云爾

揚子雲集六卷

附錄都御史藏本

漢揚雄撰案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仍輯爲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曆中遂州鄭樸又取所撰太元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爲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雄所撰諸篇古文苑及中興書目皆二十四篇惟晁公武讀書志稱二十八篇多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篇是集復益以太官令太史令爲三十篇考後漢書班固傳註引雄尚書歲太平御覽引雄太官令太史令二歲則樸之所增未爲無據然考漢書胡廣傳稱雄

作十二州箴二十五首箴其九箴亡則漢世止二十八篇劉勰文心雕龍稱卿尹州牧二十五篇則又亡其三不應其後復出且古文苑載司空等四箴明註崔劉崔瑗之名葉大慶考古質疑又摘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中乃有六代都興之語則諸書或屬誤引未可遽定爲雄作也是書之首又冠以雄始末辨一篇乃焦竑筆乘之文謂漢書載雄仕莽作符命授闕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自成帝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薨於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謂雄爲仕於莽年者妄也云云近人多祖其說爲雄訟枉案文選任昉所作王文憲公集序家牒字下李善註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漢書成帝紀載行幸甘泉行幸長楊宮並在元延元年己酉上距宣帝甘露元年戊辰正四十二年與四十餘之數合其後元延凡五年綏和凡二年哀帝建平凡四年元壽凡二年平帝元始凡五年孺子嬰凡三年王莽始建國凡五年積至天鳳五年正得七十年與七十一卒之數亦合其仕莽十年毫無疑義竝不考祠甘泉長楊之歲而以成帝卽位之建始元年起算悖謬殊甚惟王音卒歲實與雄傳不合然音字爲恨字之誤宋祁固已言之甘文載今本漢書註中並豈未見耶

蔡中郎集六卷

江蘇巡撫  
陳繼本

漢蔡邕梁隋志載後漢左中郎將蔡邕集十二卷註曰梁有二十卷錄一卷則其集至隋已非完本舊唐志乃仍作二十卷當由官書佚脫而民閒傳本未亡故復出也宋志著錄僅十卷則又經散亡非其舊本矣此本爲雍正中陳雷所刊文與詩共得九十四首證以張溥百三家集刊本多寡增損互有出入卷首歐靜序論姜伯淮劉鑑南碑斷非遺作以年月考之廿六說良是張本刪去劉碑不爲無見然以伯淮爲邑可輩宜有邑文遂改建安二年爲建平二年則近於武斷矣張本又載陽城草表而陳雷本無之其事范書不載或疑爲後人贗作然劉克莊後村詩話已辨訛此表與揚雄劇秦美新同稱則宋本實有此文不自張本始載後漢諸史自范袁二家以外尚有

謝承諱豐張華書嘴謝沈袁崧司馬彪諸家今皆散佚亦難以史所未載斷其事之必無或新本刊於陳而以秦  
桺之情欲爲牒譯故削之以減其蹟歟

孔北海集一卷編修宋筠  
宋藏本

漢孔融撰案魏文帝典論論文稱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後漢書融本傳亦曰魏文帝深好融  
文辭狀曰揚班儕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  
五篇隋書經籍志載漢少府孔融集九卷註曰梁十卷錄一卷則較本傳所記已多增益新舊唐書皆作十卷蓋  
猶梁時之舊本宋史始不著錄則其集當佚於宋時此本乃明人所掇拾凡表一篇疏一篇上書三篇奏事二篇  
議一篇對一篇敘一篇書十六篇碑銘一篇論四篇詩六篇共三十七篇其聖人儒劣論蓋一文而偶存兩條類  
次者選析爲兩篇實三十六篇也張溥百三家集亦載是集而較此本少再告高密令教告高密縣僚屬二篇大  
抵拾史傳類書多斷簡殘章首尾不具不但非隋唐之舊卽蘇軾孔北海贊序稱讀其所作楊氏四公贊今本  
亦無之則宋人所及見者今已不具矣然人旣國器文亦鴻寶雖闕佚之餘彌可珍也其六言詩之名見於本傳  
今所傳三章詞多凡近又皆盛稱曹操功德斷以融之生平可信其義不出此即使舊本有之亦必黃初間購求  
遺文屢託融作以頌曹操未可定爲真本也流傳既久姑仍舊本錄之而附糾其僞於此集中詩文多有笺釋本  
事者不知何人所作奏疏之類皆附綴篇末書敘之類則夾註篇題之下體例自相違異今悉夾註篇題之下俾  
畫一焉

曹子建集十卷兩江總督  
採進本

魏曹植撰案魏志植本傳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外隋書經籍志載陳思王集三十卷唐書藝文志作二十卷然復曰又三十卷蓋三十卷者隋時舊本二十卷者爲後來合併重編實無兩集鄭  
樵作通志略亦併載二本焦竑作國史經籍志遂合二本卷數爲一稱植集爲五十卷謬之甚矣陳振孫書錄解

題亦作二十卷然振孫謂其間頗有採取御覽書鈔類聚中所有者則捃摭而成已非唐時二十卷之舊文獻考作十卷又併非陳氏著錄之舊此本目錄後有嘉定六年癸酉字猶從宋寧宗時本翻雕蓋卽通考所載也凡賦四十四篇詩七十四篇雜文九十二篇合計之得二百十篇較魏志所稱百餘篇者其數轉溢然確爲斷句鑒出其間如鶴雀蝙蝠二賦均採自藝文類聚藝文類聚之例皆標某人某文曰云云編是集者遂以曰字爲正文連於賦之首句殊爲失考又七哀詩晉人採以入樂增減其詞以就音律見宋書樂志中此不載其本詞而載其入樂之本亦爲舛謬棄婦篇見玉臺新詠亦見太平御覽鏡銘八字反覆顛倒皆叶韻成文實爲回文之祖見藝文類聚皆棄不載而善哉行一篇諸本皆作古辭乃誤爲植作不知其下所載當來日大難卽當此篇也使此爲植作將自作之而自疑之乎至於王宋妻詩藝文類聚作魏文帝邢凱坦齊通編據舊本玉臺新詠稱爲植作今本玉臺新詠又作王宋自賦之詩則置訛異同亦宜附載以備參考乃竟遺漏亦爲疎略不得謂之善本然唐以前舊本既佚後來刻植集者率以是編爲祖別無更古於斯者錄而存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稿中散集十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舊本題晉嵇康撰案康爲司馬昭所害時當塗之祚未終則康當爲魏人不當爲晉人晉書立傳實房喬等之舛誤本集因而題之非也隋書經籍志載康文集十五卷新舊唐書並同鄭樵通志略所載卷數尚合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則已作十卷且稱康所作文論六七萬言其存於世者僅如此則宋時已無全本矣疑鄭樵所載亦因仍舊史之文未必真見十五卷之本也王楙野客叢書云嵇康傳曰康喜談名理能屬文撰高士傳贊作太史箴贊無哀樂論余得毘陵賀方回家所藏尋寫嵇康集十卷有詩六十八首今文選所載才三數首選惟載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不知又有與呂長悌絕交一書選惟載養生論一篇不知又有與向子期論養生難答一篇四十餘言辨論甚悉集又有宅無吉凶攝生論難上中下三篇難張遼自然好學論一首管蔡論釋私論明膽論等文崇文總目謂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謂何觀林所言則樵之妄載確矣此

本凡詩四十七篇賦一篇書二篇雜著二篇論九篇跋一篇案誠一篇而雜著中舊苟學一篇有錄無書實其謬文六十二篇又非宋本之舊蓋明嘉靖乙酉吳縣黃省曾所重輯也楊慎丹鉛錄嘗辨阮籍卒於康後而世傳籍碑爲康作此本不載此碑則其考核猶爲精審矣

陸士龍集十卷續修周氏  
宋藏本

晉陸雲撰雲與兄機齊名時稱二陸史謂其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今觀集中諸故其執辭諫諍陳議極切誠近於古之通直至其文藻麗密詞旨深雅與機亦相上下平吳二俊要亦未易優劣也隋書經籍志載華集十二卷又稱梁十卷錄一卷是當時所傳之本已有異同新唐書藝文志但作十卷則所謂十二卷者已不復見至南宋時十卷之本又漸湮沒慶元間信安徐民瞻始得之於祕書省與機集並刊以行然今亦未見宋刻世所行者惟此本考史稱雲所著文詞凡三百四十九篇此僅錄二百餘篇似非足本蓋宋以前相傳舊集久已亡佚此特衷合散亡重加編輯故敘次頗爲叢雜如荅兄平原詩二首其行矣怨略長一首乃機贈雲之作故馮惟訥詩紀收入機詩內而此本誤作雲荅機詩又綠房含青寶四語及逍遙近南畔二語皆自藝文類聚芙蓉部嘯部摘出佚其全篇故詩紀以爲失題系之卷末但註見藝文某部此乃直標曰芙蓉曰嘯殆明人不學者所編又出詩紀之後矣特是笑之原集既不可見惟藉此以傳什一故悉仍其舊錄之姑以存其梗概焉

陶淵明集八卷內府  
摹本

晉陶潛撰案北齊陽休之序錄潛集行世凡三本一本八卷無序一本六卷有序目而編比顛亂兼復闕少一本爲蕭統所撰案古人編錄之書亦謂之序故文選舊本皆趙梁昭明太子撰而徐陵王臺新詠亦八卷而少五孝傳及四八目四八目即聖賢羣輔錄也休之參合三本定爲十卷已非昭明之舊又宋庠私記稱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集有五卷錄一卷唐志作五卷庠時所行一爲蕭統八卷本以文列詩前一爲陽休之十卷本其他又數十本終不知何者爲是晚乃得江左舊本次第最若倫貫今世所行即庠稱江左本也然昭明太子去潛世近

已不見五孝傳四八目不以入集陽休之何由續得且五孝傳及四八目所引尚書自相矛盾決不出於一年當必依託之文休之誤信而增之後諸本雖卷帙多少次第先後各有不同其竄入爲作則同一轍實首尾之所編始庶私記但疑八儒三聖二條之誤亦考之不審矣今四八目已經一審鑒指不灼知其屬別著錄於子部類書而詳辨之其五孝傳文義庸淺決非潛作既與四八目一時同出其屬亦不待言今茲刪除惟編潛詩文仍從昭明太子爲八卷雖梁時舊第今不可考而黜爲存真庶幾猶爲近古焉

唐宋詩論法一卷

湖北巡撫本

明廉萬民撰萬民字無滌武功人海之孫也蘇蕙織錦回文古今傳爲佳話劉勰文心雕龍稱回文所興道原爲始則齊梁之際尙未見其圖此圖及唐則天皇后序均莫知所從來考晉書列女傳載持堅秦州刺史竇滔有罪徙流沙其妻蘇蕙織錦爲回文旋圖詩無滔鎮襄陽及趙陽畫讒閒事又考晉書孝武帝紀稱太元四年持不陷襄陽持堅載記稱以其中壘梁成爲南中郎將都督朔揚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亦不言竇滔與序所言全然乖異序末稱如意元年五月一日是時晉書久成不應矛盾至此又其文萎弱亦不類初唐文體疑後人依託然晉書稱其圖凡八百四十字縱橫宛轉以讀之文多不錄則唐初實有是圖又李善註江淹別賦引織錦回文詩序曰竇滔秦州被徙沙漠其妻蘇氏秦州臨去別蘇晉不再娶至沙漠更娶婦蘇氏織錦端中作此回文詩以贈之持國時人也其說亦與晉書合益知詩真而序僞若黃庭堅詩已用連波梅過陽臺暮雨事其僞當在宋以前也序稱其錦縱廣八寸題詩三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橫反覆皆成章句黃伯思東觀餘論謂其圖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又謂嘗於王晉玉家得唐申誠之釋而後曉然今誠本已不傳僧起宗以意推求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分爲七圖萬民更爲尋繹又於第三圖內增立一圖併增讀其詩至四千二百六首合起宗所讀共成七千九百五十八首合兩家之圖輯爲此編夫但求協韻成句而不問義之如何輒轉鉤連旁行斜上原可愈增愈多然必以爲若蘭本意